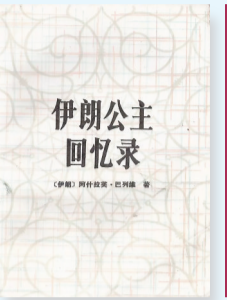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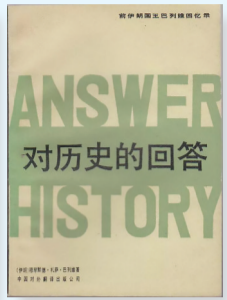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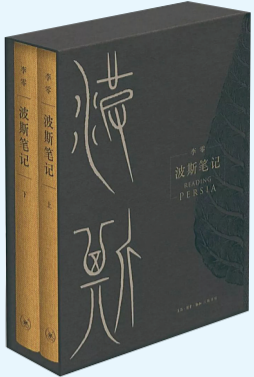


伊朗这一百年如何走过

□李零

回看二十世纪的历史,伊朗频繁遭遇战争或政治上的重大动荡。伊朗(古称波斯)是怎么走到今天的?
北京大学教授、历史学家李零的《波斯笔记》从中国与波斯比较的视角出发,换了个方向看波斯,也换了个方向看西方、看世界,用“我们”的眼光重新审视东西之争和世界历史。

作者除了研读大量的著作资料,还前往伊朗考察三次,拍摄了许多令人赞叹的资料照片。
李零在《波斯笔记》的最后,推荐了几部关于现代伊朗史的传统、回忆录,本报摘编若干。《波斯笔记》全书终结于这句话:“世界上的文明古国,全都灾难深重。”



左起:《波斯笔记》《巴列维传(附:白色革命)》《我对祖国的职责》《对历史的回答》《伊朗公主回忆录》《我在伊朗长大》。

列强博弈影响伊朗命运

第一本是伊朗“黑色革命”前,法国人写的《巴列维传》。

巴列维王朝是个波斯王朝。前面的恺加王朝是个突厥王朝。恺加王朝,有点像中国的清朝,晚期腐败无能,北方是俄国人的势力范围,南方是英国人的势力范围。巴列维王朝只有两个王,札萨·沙·巴列维(1925—1941年在位)和穆罕默德·札萨·沙·巴列维(1941—1979年在位)。

老巴列维出身草莽,是个袁世凯或张作霖式的人物。他是从一名俄国人训练的哥萨克骑兵小队小兵一步步爬上来,最后投靠英国,赶走俄国顾问,推翻恺加王朝。他想做强人,但在列强面前,强不起来,只能仰人鼻息。

第一次世界大战,伊朗遭土耳其入侵。土耳其战败后,波斯名义上获得独立,实际上沦为英国的“保护国”。1917年,十月革命爆发后,尽管列宁宣布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但形格势禁,苏俄为了对付列强的围剿,不得不按对手的游戏规则办事,反以民族解放、民族独立作突围手段和安全屏障。1918年,英军占领伊朗全境。1920年,苏俄红军追击白军,在伊朗的吉安省登陆。伊朗共产党与游击队联合,驱逐苏军,建立立宪民族社会主义共和国,是为伊朗的“红色革命”。1921年,这一革命被英国支持下的老巴列维镇压。

伊朗苦英苦俄久矣,对自称雅利安人之后的德国颇有好感。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伊朗宣布中立,不肯按英、苏两国的要求,断绝与德国往来。1941年,英、苏以伊朗亲德为由,出兵占领伊朗,逼迫老巴列维退位,由小巴列维继任,并把老巴列维放逐海外。他1944年死在南非。

小巴列维从小接受西方教育,比老巴列维更加亲西方,希望借西方之力达成伊朗的民族复兴,但结果仍如他的父亲。战后,在苏军支持下,伊朗共产党一度成立过阿塞拜疆自治共和国和库尔德斯坦自治共和国。1946年,苏军撤出伊朗,小巴列维收复阿塞拜疆省和库尔德斯坦省,统一全伊朗。

1951年,伊朗首相摩萨台宣布石油国有化,驱逐英国技术人员,指望美国帮伊朗开采石油。小巴列维深感大权旁落,有被废黜的危险,也转而求助美国。美国担心伊朗共产党坐大,投靠苏联,1953年应英国军情六处要求,发动“阿贾克斯行动”,把摩萨台赶下台。

1963年,经过10年准备,小巴列维在伊朗发动“白色革命”,实行土地改革,推动世俗化和现代化,触犯了神职人员的利益,也引发了各种社会矛盾。这一改革为1979年的“黑色革命”埋下了伏笔。

《巴列维传》结尾,作者说,小巴列维靠特务机关“萨瓦克”统治,太专制、太独裁,越搞现代化,政权越危险,因为他不相信知识分子,禁止言论自由,说不定哪天就下台。

巴列维家族“抱恨终天”

巴列维家族回顾以往,看法正好相反,认为问题坏就坏在西方的指手画脚和他们的舆论导向。

小巴列维国王在发动“白色革命”之前,写了一本《我对祖国的职责》。第一章《古代和现在的伊朗疆域》,作者讲了很多令他自豪的“伊朗第一”,如郁金香、风磨、骰子、马球、开心果(阿月浑子)、首蓿、桃子、茉莉花、水仙花、酸奶、希拉酒、太阳钟、天文台、计时表盘,特别是伊朗的治国之术(居鲁士大帝、大流士一世和薛西斯一世等),行省和驿道,诗歌(费尔多西、萨迪和哈非兹等)和宗教(琐罗亚斯德教、摩尼教和什叶派的伊斯兰教)。他说:“远在发现新大陆以前几百年,欧洲人把饭撒在地上用手抓食的时候,伊朗人已经用勺和刀在雅致的绘有图案的器皿里用餐了。除中国外,伊朗文化不愧是世界上最古老而悠久的文化。即使说我国文化在某些方面比中国更胜一筹,恐怕也不算夸口。”

伊朗现代史上,王权、教权和共产主义是伊朗国内的三股力量。恺加王朝时,沙俄支持恺加王,英国支持立宪派。老巴列维推翻恺加王朝,代表的是立宪君主制。所谓立宪君主制,其实是军人专政。西方国家对这三股力量的态度向背,是决定伊朗发展走向的关键。对西方国家来说,王权(或军人专政)、教权是两种可能的选项,共产主义不是选项。

前述《巴列维传》附录了小巴列维国王的《白色革命》。这是小巴列维的代表作,目的是宣传他的改革理念,包括土地改革、森林和牧场的国有化,出售国营工厂的股份作为土地改革的基金,工人拥有工厂股票和分红,修改选举法,建设知识大军、卫生大军、开发大军、公正之家,等等。

“白色革命”的第一条是土改,土改得罪教权,这是巴列维王朝覆亡的重要原因。小巴列维被黑色革命推翻、流亡海外后,写了回忆录《对历史的回答——前伊朗国王巴列维回忆录》。

他在书中抱怨:“我在位时曾认为我与西方的联盟是建立在实力、忠诚和相互信任的基础上的,大概那种信任是用错了地方。”他被西方无情地抛弃了,像许多西方代理人一样。

回忆往事,他最恨摩萨台和所谓“不光彩的红黑同盟”(人民党和宗教势力结盟),也后悔选错了朋友,一厢情愿跟美国跑。他投靠美国,推行西化,但事与愿违,引起的强烈反弹反而是告别美国和回归传统。

来自巴列维家族的第三本书是《伊朗公主回忆录》,作者阿什拉芙·巴列维(1919—2016)是小巴列维的孪生妹妹。这是她流亡海外时写的回忆录。

她曾参与伊朗的外交活动,见过斯大林、赫鲁晓夫,见过杜鲁门、马歇尔,也见过周恩来。她对苏联印象不太好,对中国印象比较好。她说:“我曾公开赞成伊中接近和联合国

接纳中国。”

她在伊朗推行现代化,没有权力的高度集中不行,明智的做法,只能靠伊朗2500年的君主制。

这位伊朗公主有个印象,中东政局似乎是个怪圈。西方国家总是利用中东乱局,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今天支持这个,明天支持那个,以维护它们认为最合适的世界秩序,而中东国家也总是利用这些大国的态度向背,为自身争取生存空间,希望有一天能摆脱它们的控制和摆布,因而“始则联合,继而反抗,革命,而后对它失去幻想的基调,在中东政治的格局中屡见不鲜,这种格局过去和现在都周而复始地有规律地出现”。

回顾以往,很多事情都不可思议。伊朗在“白色革命”中,不是已经很富了吗,为什么反而爆发“黑色革命”?她说:“我们发表了乐观的讲话,制定了雄心勃勃的发展计划,在某程度上给了人们太多的希望,超过了我们能兑现的程度。如果说我们未能兑现,那并不是我们不管、不关心,而是因为我们对不完全理解,突如其来地财富并不能使我们国家复杂的问题一下子就得到解决。”

她对西方的“舆论导向”也耿耿于怀。西方国家总是以家长、老师和裁判自居,他们以自身为标准,认为自己永远有资格批评“不知己者”。特别是美国的傲慢、无知和自以为是,推翻任何一个政权,都不需要太多的理由;翻脸不认人,那是再正常不过。

比如巴列维政权最招人恨的莫过“萨瓦克”。她说,这个组织经常受到美国媒体和国内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攻击,“但实际上萨瓦克是我们和美国朋友合作的产物。萨瓦克的情报人员是中央情报局训练的,也得到了以色列秘密警察摩萨德的一些帮助。它的主要职能是帮助国王防范共产党的渗透……后来萨瓦克的形象很不好,可我认为与其他国家的反谍报组织或秘密警察相比,不论是以色列的摩萨德,或是法国的外国情报和反间谍局还是英国的秘密情报局,萨瓦克并不更好,也并不更坏”。

伊朗平民女孩的心声

最后一本书是玛赞·沙塔碧的《我在伊朗长大》,这书2007年改编成一部动画电影。

我写过一本小书,叫《何枝可依》。《我在伊朗长大》就是讲伊朗人的“何枝可依”。读前几本书,政治家尚且如此,何况百姓乎?伊朗是个文明古国,但近百年备受屈辱,跟中国近代一样。

三种革命,红色革命、白色革命和黑色革命,该尝试的全都尝试过了。一个小女孩,从她爷爷奶奶那里听故事,什么都知道,眼前的事,她也历历在目。这种小事,让所有中东国家的人都感同身受。这个小女孩在伊朗长大,待在伊朗,不自由,出国,受歧视,回国;回国又不满意,还是出国……人必须选择,又别无选择。

……世界上的文明古国,全都灾难深重。

·郭梅说剧·

真功夫永远有拥趸

□郭梅

《镖人:风起大漠》汇聚了李连杰、梁家辉、谢霆锋、吴京、张晋等武侠明星,近年来走红越剧“君霄组合”陈丽君、李云霄也有不少戏份。作为中国影史上最卖座的武侠片,《镖人》不仅照见了中国武侠片依旧璀璨的光芒,也映出了类型片的短板。

《镖人》的武戏堪称本行——“八爷”袁和平是世界级首屈一指的武术指导,他擅长将情感、叙事与武打动作融会贯通,展现别具一格的武侠美学想象力;“动作”与“叙事”紧密结合,观众可以透过应接不暇的打斗感受到深意。在《镖人》中,不同的情节、场景、人物有不同的打法,可圈可点,为观众带来极佳的视觉体验。陈丽君饰演的阿育娅在马背上咬断箭羽、射出拐弯箭矢的那一刻,复仇的果决与兵器的奇巧完美融合,贡献了全片令人难忘的高光细节。

可是,《镖人》文戏确有不足。两个小时左右的时长容纳原著百余章的宏大内容,不免令编导顾此失彼,导致非原著粉的观众看不懂部分情节和人物关系。

主角刀马本是游走于正邪之间的镖客,在风沙中磨砺出一套自己的生存哲学,少言内敛、外钝内狠,但片中的刀马打



郭梅 杭州师范大学教授,剧评人、作家。

出了外露的“狠”,却“打”不出应有的冷硬匪气与浪子底色。同样,原著中背负沉重宿命的悲剧人物谛听也沦为“为打而打”的工具性反派,他与刀马的复杂过往交代不清,原本的信仰冲突被简化为有点莫名其妙的兄弟反目,削弱了精神内核的深度。知世郎为何能成为万人追随的精神领袖?他又为何不能让观众看一下真面目?其实在原著设定中,他的脸早已溃烂毁容,血污结痂为“血纹面具”,个人特质十分明显。而电影修改为戴面具,虽强调了“知世郎是反抗精神的化身”这一符号意义,但逻辑却站不住脚,观众很难将其与“精神领袖”的身份相对应。

好在,“君霄组合”演技在线,刚健俊朗的阿育娅和风情万种的燕子娘令她二人的粉丝感到惊喜。

总的来说,《镖人》护送的这趟“镖”,既是刀马要护送的救世者知世郎,也是武侠类型片对市场的一次全力迸发。它用最硬的拳头证明武侠未死,真功夫仍有拥趸;但它也提醒我们:武侠片一定不能轻视叙事表达。

·序跋集·

影响人类文明的那些贝壳

□[美]辛西娅·巴尼特

软体动物门是动物界第二大的门,仅次于包括昆虫在内的节肢动物门。海贝是软体动物的杰作,地球上那些庞大的贝壳,即牡蛎、峨螺或其他贝类沿着海岸线高高堆起的小山,证明从石器时代早期开始,贝类就是人类重要的食物来源。无论生食还是烧烤,软体动物总能满足我们的胃口。它们所含的铁、锌等其他有益于大脑的营养成分可能帮助我们演化出了更大的大脑,从而成为人类。

但是,俘获了我们想象力的是它们的壳。贝壳比硬币更早的货币,比宝石更早的珠宝,比油画更早的艺术品。在印度尼西亚爪哇岛的梭罗河岸边的“爪哇人”遗址发现的贝壳化石上,有着弯弯曲曲的几何图案,那是50万年前被一双手有意刻下的。这些经过修饰的贝壳体现了我们的远古表亲直立人的认知水平,是世界上已知最古老的艺术作品之一。

贝壳是已知最早的陪葬物品。一枚小小的白星芋螺被埋在地下75000年,仍然保持着原本的粉色调。这枚短而粗的芋螺出土于南非一处大型岩洞,在一个四到六个月大的婴儿的坟墓中被发现。它经过手工切割,曾经被串在一个吊坠上佩戴了许

·无限杂思·

数字时代再造黑夜

□刘洪波

继工业时代对黑夜进行改造后,数字时代正在对黑夜秩序进行再次改造。

前工业时代的黑夜属于自然现象。黑暗降临,视野蒙蔽,人们开始休息。附着人的活动撤离,鬼魂、幽灵、狼人登场,编织出与夜同在的恐惧气氛,这是黑夜的文化属性。权力建立起黑暗的政治,宵禁制度普遍推行,以预防各种趁夜而行的作奸犯科行为。宗教也介入黑夜管理,用祷告和内省充塞安歇之前的时刻。

工业时代改造了黑夜,把它纳入生产时序,“夜以继日”地开动机器,组织轮班作业,一批人下了班,一班人接替。在任何时刻,有人在上班,有人在休息,“睡床永远不会变冷”,机器永远不会停歇。

在工业逻辑中,时间不属于自然,而是均匀平直的等分刻度。夜晚与白天没有什么本质区别,都是可资利用的资源。夜晚不加利用,就是资源的浪费。远在煤气灯和电灯发明之前,十八世纪晚期英国工厂已经开始“夜生产”。黑夜纳入生产时序有效利用了机器,有效使用了时间,轮班工作征召了更多的劳动。

“夜生产”之外,是“夜生活”登场。随着照明技术的发展,夜晚被人工照亮,“夜生活”这种生活方式在十九世纪中叶发明出来,咖啡馆、酒吧、夜间舞会、剧院、健身房、商场、街巷成为夜间经济的场所。现代资本主义对时间的完全占领得以完成,自然昼夜形成的时间阻滞被破除,传统时间秩序解体,一周七天、一天二十四小时无区分的全生产、全消费连续链条打造出来。

经此改造,“经济人假设”才真正获得了它的运用场景。被灯光照亮的工厂如同“魔鬼的磨坊”,人们被组织进磨坊去生产;夜生活场所如同“被灯光照亮的天堂”,休闲被消费活动统一。所有人都成了“经济人”,人的所有时间都被纳入“经济活动”。投入产出、成本利润的“理性”贯穿了所有人人的所有时间。

今天数字时代又在重组时空秩序,构造新的“时间性”。人们把更多的时间用在虚拟空间中,使工业时代的“现场时空”向数字时代的“虚拟时空”转变,“现场”瓦解,是生活方式的空前变化,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空间的性质,也对生产方式产生巨大的反向作用。

虚拟生活最先只是改变了人的时间投

快览

近年来,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一系列书籍,聚焦新质生产力。本期《快览》推荐6种机械工业出版社好书。

《新质生产力:领航算力时代新产业新赛道》

孙瑞东 凌永辉 刘志彪 著

该书立足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演化规律,从产业经济学角度对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方向、发展动力、发展形势与发展机制,以及相应的产业发展模式、发展路径与发展策略等进行了深入系统的分析,尤其是通过聚焦新质生产力发展驱动下的新动力、新赛道、新产业,对传统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发展问题进行了重点研究。

《思想的天际线:科技、经济拓界之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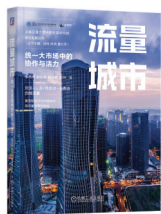
朱嘉明 著

该书以科技前沿与经济新知为主线,通过六个主题深度剖析了人工智能、元宇宙、区块链、数字经济等前沿热点话题。作者从科技与经济的双重视角出发,探讨了这些技术如何影响社会结构、经济形态及人类文明的发展轨迹。

《流量城市:统一大市场中的协作与活力》

李杰伟 郑怡林 魏东霞 彭冲 著

该书以流量城市为观察视角,以大数据中的“流”数据为基础,通过货流、人流、信息流和消费流四个维度来解构流量城市的集聚力与辐射力。



《数智重生:战略求变与组织焕新》

陈威如 凌隽 田佳玮 著

数智时代,数据是新生产力,数字资产是核心资产,数智化转型是核心战略,优质数据、精准算法、高维算力成为新核心能力。该书深度贴合“人工智能+”、数实融合大势,讲解企业如何通过数字化与组织变革重塑竞争力。

《四轮驱动:中国汽车产业的数智化创新之路》

方跃 周频 崔洪波 著

书中结合全球汽车产业的发展历程,分析各阶段的价值创造逻辑,展示软件与AI在汽车产品中的核心作用,以及数智化运营对供应链的重构。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作者探讨中国汽车产业面临的挑战与机遇,提出全域化和智能化的未来发展方向。

《华为项目管理之道》

华为项目管理能力中心 著

该书是华为公司首次对外发表的项目管理专业著作。书中记录了华为各级项目管理者亲身经历和从事的项目管理事业,凝聚了几代华人在项目管理领域所做的大量研究和取得的成功实践。(长江日报记者马梦娅 整理)

